

馬氏聽得心歡喜，
即刻到了董家門；
安童當時來稟告：
「馬氏乳娘到來臨。」
老爺走出來吩咐：
「馬氏你且聽原因；
孩兒可比親生子，
不可輕負我兒身。」
馬氏聞聽稱：「曉得！」
手抱公子進房門；
夜間雙雙同床睡，
日間吃飯不離身。
一週二歲乳母抱，
三週四歲落地行，
五週六歲平平過，
七週八歲離乳身，
九歲那年成長大，
要請先生讀書文。
先生提筆取名字，
三字取名董震清；
先生就把書來教，
字字行行記在心。
震清本是天生子，
那有讀書不聰明？
九歲讀到十三歲，
讀過四書并五經；
十三讀到十六歲，
得中秀才入黌門，
這樣聰明天下少，
文章詩賦件件能。
不覺光陰容易過，
震清年方廿三春；
震清走出書房外，
「稟告我父在上聽；
大比之年今來到，
我到京都奪頭名。」
老爺當時回言說：
「我兒說話理該應。
路上行程早宿店，
行船過渡要當心。」
震清聽得父親話，
拜別父親就動身，
一路順風無耽擱，
將身來到紫禁城。
行來已到京都地，
且尋寓所讀書文，
不多幾日考期到，
震清就把考場進。
三場考畢回寓轉，
等候天明看榜文；
金榜掛名非別個，
頭名狀元董震清。
狀元身穿御賜袍，
兩朵金花左右分，
天子御賜三杯酒，
山呼：「萬歲！」謝君恩。
三日遊街人人贊，
皆說：「狀元天上人！」
萬歲欽封翰林職，
三年官滿好回程。

且說光陰容易過，
震清在京三年整，
提起家中一切事，
上表懇旨要省親。
却說狀元在京已到三年，心想回家掃墓，上朝求萬歲下旨。聖上准奏，董震清謝恩回府，擇好日子，帶了書童并一切人馬，出京歸里。船上插大旗二幅：一面寫「狀元及第」，一面寫「奉旨省親」，好不榮耀也。

狀元三年官職滿，
奉旨歸家鬧盈盈，
逢州是有州官接，
過縣是有縣官迎，

一路順風來得快，
望見祝州一座城，
進了城內無多刻，
來到自己大牆門，

狀元門前下了轎，
來到高廳拜父親，
老爺看得我兒轉，
得中狀元喜歡心，

吩咐安童來掛燈，
快殺豬羊謝神明，
謝好神明再祭祖，
叩頭禮拜祭祖坟，

狀元祭祖三杯酒，
大炮連天就起身，
一路走來一路想，
「我母不知那廂存？」

我娘究竟何方去？
時時刻刻掛在心，
將身來到廳堂上，
走到廳堂問父親，

老爺當時回言答：
「我兒你且聽原因，
你在娘胎三個月，
你母別父轉天庭，

你在天庭來出世，
為父京都受皇恩，
萬歲封我回家轉，
你娘送你到家門，

震清聞聽心思想：
「且到街坊去算命，
不說狀元街算法，
再表鬼谷老先生，

「我乃鬼谷子先師是也，只因董狀元無處尋母，不免下凡指引去路，可能母子一會。當吹仙風一道，化成房屋，高寫『鐵口論命相』五字，等候狀元到來，指引去路便了。」

狀元街坊匆匆走，
看見高掛「鐵口論」，
就將命館來走進，
仙師當即問原因。

狀元當即回言答：「先生在上聽分明，我今到來非爲別，特來問卜尋娘親。」
 先生當時將課卜，「你娘天上七姑星，若要尋母也不難，只要自己存了心。」
 離城百里蓬萊山，蓬萊山上五鳳亭，亭內見有七女子，第六就是你娘親。」
 狀元聽得心歡喜，拜別仙師出店門，一路走來一路想：「蓬萊山在何方存？」
 走了七日并七夜，蓬萊山在面前存，看見亭內有七女，「諒必第六是娘親。」
 狀元忙把「母親！」叫，「親娘！」連連叫幾聲，「今日同我回家轉，同享榮華過光陰。」
 仙女聽得將言問：「我兒你且聽原因：此是何人對你講？快對爲娘說分明。」
 震清當時回言答：「我娘在上聽原因：不是旁人對我講，問卜先生說真情。」
 仙女聽得心中惱，口罵：「問卜理不應，想來定是鬼谷子，洩漏天機罪非輕。」
 開口忙把「孩兒」叫，「爲娘不可轉家門，同你父親夫妻滿，我兒快快轉回程。」
 狀元心想手去拉，「一時不見我娘親，明明見我母親在，爲何獨自在山林？」
 狀元忖得勿相信，前山後山殺扣尋，尋到日落西山時，只得回家下山林；
 一路滔滔無耽擱，行來已到自家門，「稟告父親來知道，娘親已見兒歡心。」
 老爺當即回言答：「如何見得你娘親？究竟你母在何方？何人指引說我聽。」
 「孩兒走到三寶橋，看見「命相鐵口論，」他說：「母在蓬萊山，蓬萊山上五鳳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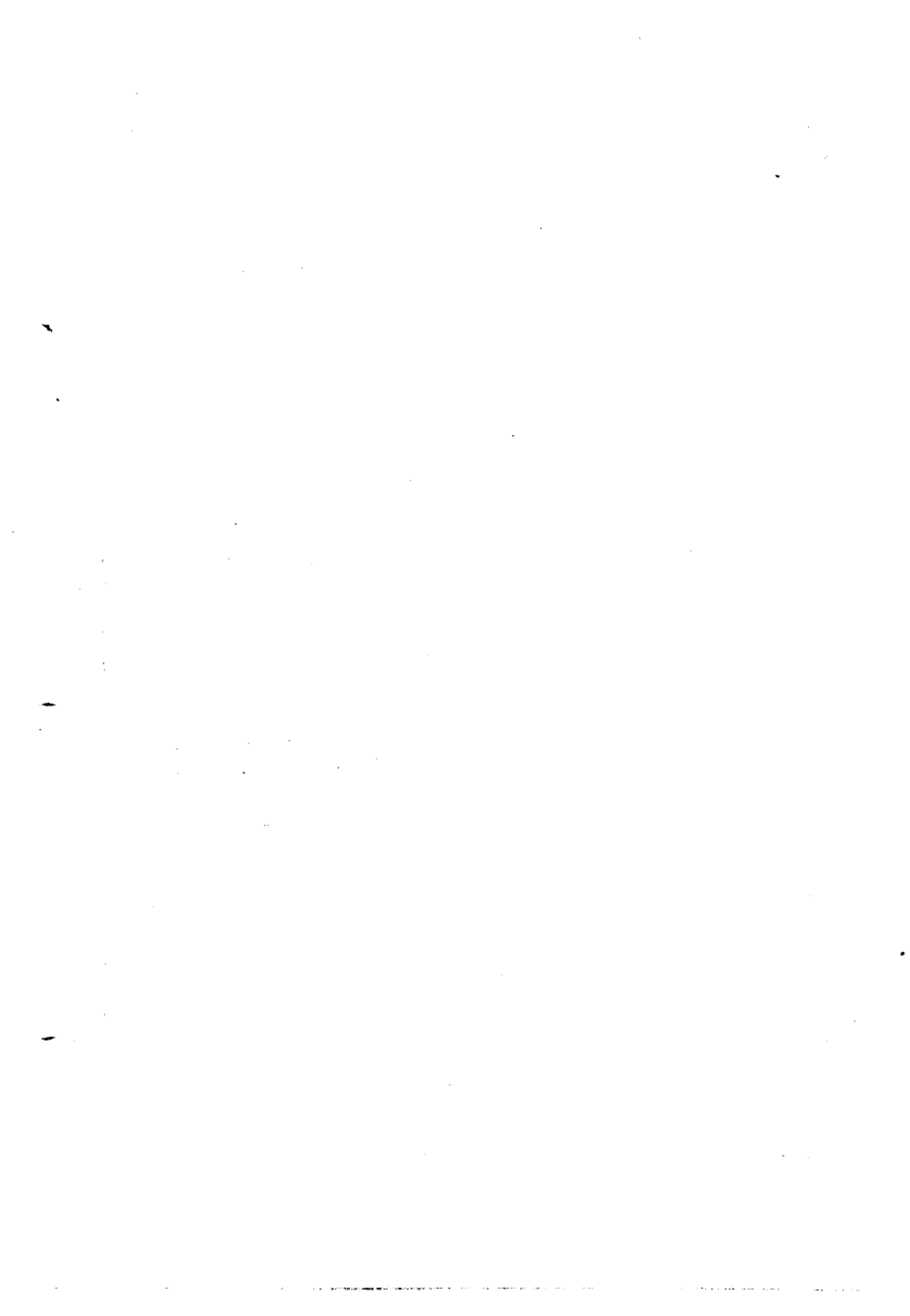
孩兒一心去尋母，
果見娘親在山林；
我叫母親回家轉，
轉眼不見我娘親。
老爺當時回言說：「我兒你且聽原因：
想你母親仙家女，
來無踪跡去無影。」

〔天上人間永相隔，
年年相憶總傷情！〕

〔爐香焚盡夜已深，
董永寶卷宣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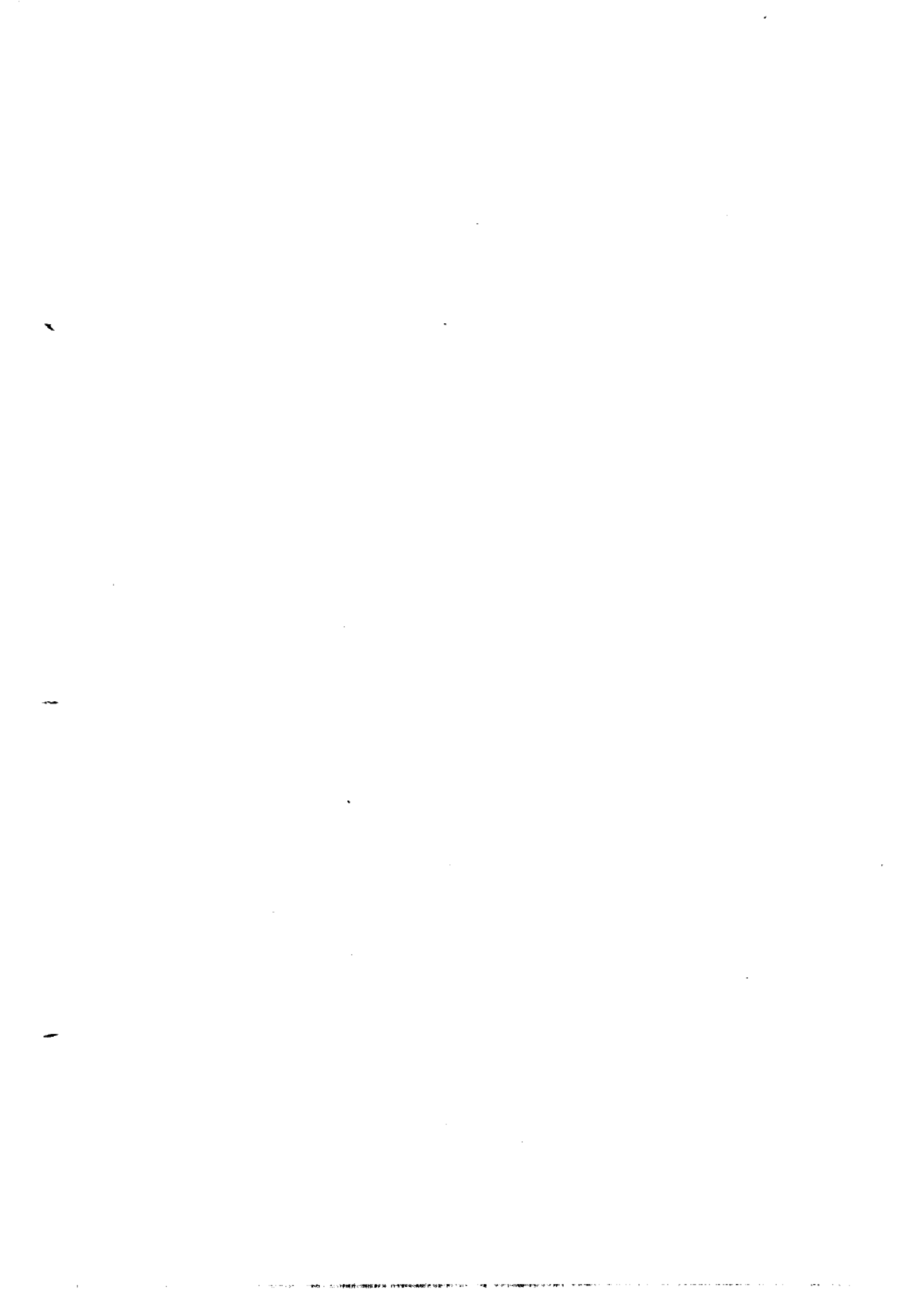
五穀豐登年歲熟，
風調雨順國太平。

〔據上海惜陰書局石印本校訂。〕



挽

歌



新刻董永行孝張七姐下凡陰槐記卷上

不唱天來不唱地，且唱一本行孝義。聽唱董永行孝心，孝心感動鐵心人。董永家鄉不多遠，

居住黃州孝感縣，地名叫做杏花村。從頭一一說分明，他是壽門一秀才，只爲年荒跌剝來。

三年乾旱實可嗟，老娘餓得眼生花。八十老母高堂上，無計可使心中想。思想舅爺與舅娘，

路途不遠在隣邦，董永就對母親說。我到舅爺家中借，或是米來或是銀，借得回家奉母親。

母親吩咐董永聽，或有或無早回信。有有無無快回程，免使爲娘掛憂心。董永與母分了手，

兩足忙忙往前走，十步行來九步忙。不覺來到舅爺鄉，過了長街並短巷，來到舅爺高堂上，

遇了舅爺不在家，舅母堂上紡棉花，丟了車子來問起，就叫：「董永！莫施禮。」且把賢甥問一聲：

「有何貴事到寒門？」董永將言來提起。特來求借銀和米，年歲飢荒少安排，家中無米又無柴。

舅娘就把話回起：「二無銀來二無米。確坊有穀無人春，莫來耽過你的工。」董永雙膝跪下地，

要求舅娘施恩義。舅娘設個脫身計：「我到房中拿與你。」求人須求大丈夫，濟人須濟急時無。

就把房門大打開，再三不見出房來。董永想在房中取，誰知舅娘全不喜。等了半天不出來，

一雙空手轉回來；忍氣吞聲轉回程，未曾借得半毫分。眼淚汪汪路上行，路上遇着舅爺身。
舅爺就把「賢甥」稱，「今日爲何哭淋淋？」董永開言說一聲：「舅父不知我苦情。年歲飢荒無飯吃，
特來府前移借的。誰知舅娘大不賢，假意裝來到房前。」叫聲：「董永你莫惜，急急歸家奉母親；
等我回家去調停，着人來送米和銀。」董永行得到家裏，一見母親雙流淚。母親開口問一聲：
「我兒因何帶哭聲？」董永對母回一聲：「老娘不知我可憐！正遇舅爺不在家，舅娘堂上紡棉花。
兒把苦情對她說，口口聲聲說：「沒得。」」母親聽得孩兒表，一時昏迷急壞了，三魂渺渺命歸陰，
老娘性命一場空。董永思想前無計，兩眼濛濛雙流淚。一頭哭來一頭想，把娘停在高堂上。
董永叫得趙黑來，「何得銀錢買棺材？」慌忙又叫趙黑說：「將身賣到人家刻，特與恩兄作商量；
賣身葬母也無妨。」趙黑就對董永說：「賢弟身子賣不得！要你作田去務農，你何做得那般工？
大戶人家買了你，要你挑柴去運水，要你作田去務農，你何做得那般工？賢弟還要把書攻，
自古詩書不誤人，有朝一日皇榜開，馬前賜第狀元來。你在家中守母親，兄好賣身買棺材。」
董永就對趙黑講：「你要賣身未思想。恩兄若把身來賣，我的名聲也講壞。撫養兒子却有情，
親生兒女反無恩！你在家中守母骸，我去賣身買棺材。」身插草標街上行，口口聲聲：「賣本身！
上街走得下街過，「荒年世界誰要我？」東街行得到西街，董永喊得哭哀哀。來到杏花村內過，
撞着尙書本姓傅。尙書大人問原因：「你因何事賣本身？既是蠶門一秀才，無故將身上街來！」

何不書堂習文字？	做出無廉無恥事，	玷辱儒門孔聖人，	可惜父母錯生身！	董永雙膝跪在地，
「尙書大人聽道理：	家有老母八十歲，	死在高堂難設計，	無有棺材把她埋，	只得將身上街賣。」
尙書聽得董永孝，	「這樣孝心天下少！	見你賣身葬母親，	鐵心硬漢也傷心。	見你董永行孝義，
我把銀子秤與你；	與你十兩雪花銀，	歸家去葬你母親。	銀子十兩無利言，	你把長工做三年；
來到家中做長工，	三年工滿轉回程。」	紙筆墨硯就拿出，	寫張僱約爲憑據。	就寫僱工約一張，
董永提筆淚汪汪；	手中提起羊毛筆，	未曾寫字先下淚。	提起筆來寫姓名，	「母親無木賣本身。
一無男來二無女，	我今單身自作主；	三無妻子四無隣，	恩兄趙黑兩個人。」	董永僱約來寫起。
「十兩銀子交與你，	葬了母親來上工，	僱約收在我家中。」	董永銀子到了手，	兩足忙忙往前走。
有了銀子好安排，	行到街上買棺材；	買了一付木頭枋，	把娘停在高堂上。	擇選良辰並吉期，
安坟下葬正合宜。	坟上築起守墓台，	兄弟二人哭哀哀。	今日黃金落了土，	萬事無憂回家走；
走到家中就收拾，	兄弟分手各立志。	趙黑思想出外去，	手提草鞋街上賣；	半升米來要三雙，
思量難過這時光。	趙黑睡在梧桐下，	夢見仙姑來說話：	「賜你寶劍與兵書，	牢牢緊記在心虛！」
趙黑醒來夢一場，	一人獨自才想量：	「兵書寶劍在我身，	白骨山上逞英雄！」	行到白骨山前過，
五百嘍囉真個惡，	攔在路中討路錢，	趙黑一見氣冲天。	趙黑將言說一番：	「雞卵不能抵刀鎗！
好好上前歸服我，	快把過山銀送我；	若不送我過山銀，	五百嘍囉命難存。」	五百嘍囉哈哈笑：

「此人說話真顛倒。他自孤身一個人，倒問我討過山銀！」兩下交手殺一輪，嘍囉殺得亂紛紛。山中大王無計設，叫聲：「嘍囉去迎接，」接你上山做大王，金銀寶貝你收藏；你在山中做都督，掌管嘍囉無其數，掌管嘍囉人萬千。趙黑口內出良言：「莫殺年幼孤哀子，莫殺行孝男和女，莫殺年老並單身，三件大事要依從。」五百嘍囉你調理，大王爺爺歸順你。你在山中做大王，身穿金甲響叮噠，不唱趙黑有好處；又唱董永上工去，葬了母親去上工，眼淚汪汪一人行。只因董永行孝義，孝心感動天和地。董永行孝果是真，玉皇大帝得知因，玉皇大帝倒下旨，吩咐皇宮七女子，吩咐皇宮七姊妹，內差一個離天位。「凡間董永行孝心，賜他仙女結為婚。限定夫妻一百天，百日滿了拆姻緣；滿了百日歸天堂，夫妻各別兩分散。」七個姊妹來商議：「七妹你下凡間地，你去配合董永身，百日滿了上天庭。蘭香寶貝交與你，只管與他結成喜；七妹有事燒蘭香，六個姊妹下天堂。」七妹領了蘭香寶，騰雲就到凡間走，不覺行到槐陰塘。「山神、土地聽端詳，山神、土地聽吩咐：我是上界七仙姑。「今奉玉旨下凡來，要與董永配和諧。」山神化作三間屋，土地立在槐陰樹。」吩咐土地：「做叔公，槐陰與我做媒人。」此時娘子樹下坐，一見董永身旁過，站在路中想一會，「樹下爲何有此位？」董永當時心中想，樹下有風可同當；連行幾步走忙忙，也到樹下歇歇涼。仙女就把「公公」叫：「土地公公快些到！」仙女就對公公說：「說與公公才曉得：好個董永是單身，「不該調戲奴奴身。」董永開言說一聲：「公公聽我說分明：

「只因母死無棺材，」將身當得傅家來。
葬了母親未上工，也到此處歇涼陰。
不覺娘子挨我身，
公公切莫怪單身。」公公聽得董永到，
「如此孝心天下少，鐵石肝腸也傷心！
只因賣身葬母親，
見你果然行孝義，我把姪女配合你；
你今行孝果然真，要你在此結爲婚。」
董永就把言回起：
「那有豬羊和酒禮？又無衣服與金銀，
實實不敢結爲婚。」公公就把話來說：
「不用豬酒也做得，
不要金銀與衣服，總總與你爲夫婦。」
董永就把娘子問：「况且此處無媒證？」
娘子回言答一聲：
「相公說話少聰明。昔有豐州孟姜女，
手扳楊柳尋夫主。主婚就是我叔公，
槐陰與我爲媒人。」
槐陰與我爲媒人。」
董永就把槐陰叫，叫聲「槐陰」哈哈笑。
「叫三聲來應三聲，
槐陰與我做媒人。」一拜天來二拜地，
三拜公公成婚喜，四拜槐陰老媒人。
路途插草結爲婚。夫妻今日行了禮，
董永將言來說起：
「我今賣身做工人，賢妻何處去安身？」
娘子又對丈夫講：「嫁夫由夫隨夫向，
嫁你身來跟你行，
夫妻如水兩不分。」董永聽得心歡喜，
夫妻就往傅家裏。拜別公公與槐陰，
夫妻挽手一同行。
夫妻雙雙去上工，一路同到傅家門，
老爺一見問原因：「今日爲何有兩人？
原頭說的沒親隣，
僱約寫定一單身，爲何又有一嬌妻？
莫非路上拐來的？快把路上說分明，
免得送你到官廳，
又免衙前受官刑。從頭一一說原因！」
董永雙膝跪下地，說與員外方明理：
「自從那日葬了親，
兄弟分手各人行；行到槐陰樹下過，
一位娘子樹下坐。槐陰生在路旁邊，
我到樹下歇陰涼，
一個公公走得來，要把姪女結和諧。
他是叔公來主婚，槐陰與我做媒人；
要我叫得槐陰靈，

槐陰與我做媒人。叫三聲來應三聲，槐陰開口做媒人。老爺當時不肯信，私下又把娘子問：「爺娘叫作什麼名？家住何鄉何處人？」娘子將言來說起：「家住九霄雲端裏，爺無姓來娘無名，長行長坐玉皇庭。」「你既隨夫到此間，可會灼飯做衣裳？」娘子開言說一聲：「雕花綉朵百般能，巧織綾羅千般名，十斤黃絲一夜成。不怕黃絲有十斤，奴家一夜織成綾。」老爺聽得心歡喜，就叫梅香來秤起。十斤黃絲交綉房，天明就要織成章。」董永就把妻子罵：「如何說出這大話？猶恐一晚織不成，夫妻難出傅家門。」娘子就對丈夫說：「大胆寬心只管歇。我夫不必帶憂心，自然一夜織成功。」娘子等得丈夫睡，蘭香燒得金爐內，一炷蘭香燒完了，六個姊妹齊到了。「聞得七妹來燒香，六人一同下天堂。」七妹開言說一聲：「特來相請織花綾。」七人同心又合意，架工拋梭織一疋。五個拋梭二個牽，二人提絲打秋千。織出天文並地理，織出山河與社稷，織出大星又小星，織出日月滿天紅。織出靈霄寶殿中，織出玉皇坐天庭，織出八仙來聚會，八仙飲酒歸天位。織出觀音與洞賓，洛陽橋上來相逢。織出海龍又海馬，織出二龍珠戲耍，織出文官並武將，織出諸侯拜宰相。織出鳳凰果似真，織得麒麟走紛紛，織出鯉魚跳龍門，織出鴛鴦錦綉紅。織出猿猴來偷果，兔子望月，箭中垛。織出野鹿來啣花，又有喜鵲並烏鴉，織出鵝公與白鶴，金鷄報曉無差錯。織得五更鷓報曉，花綾綿緞織完了，十斤黃絲織完工，東邊紅日未曾升。又與董永做雙鞋，紅日東邊才出來。花綾織得真可愛，姊妹六人歸仙界。

姊妹六人進天宮。
花綾拿在手中存。
董永一見花綾好，
擺手搖頭嚇慌了。
「果然織得十分精，
我妻能說又能行！」
等得東方天明亮，
送到老爺高堂上。
老爺一見花綾到，
也說：「果然織得妙！」
描龍插鳳本非常，
吩咐晒金把箱裝。
老爺說與兒子曉：
「莫把董永看賤了！
你莫看賤董秀才，
他妻天仙降凡來。」
還要董永把書讀。
你妻綉房把花綉，
與我小姐織花綾，
綉房內面共花針。
二人同心又合意，
猶如姊妹相和氣。」
不唱晒金學手藝，
且唱公子用妙計。

新刻董永行孝張七姐下凡槐陰記卷下

看他娘子生得好，
起個謀心不當小。
立意害死董秀才，
想他妻子結和諧。
叫得董永聽吩咐：
「我要砍根梨花木。」
白骨山上去砍柴，
砍根梨木帶回來。
我要梨木真是實，
切記不可誤我事。
請個木匠做張床，
秋涼八月討婆娘。」
董永聽得吩咐了，
「這件禍事不非小，
白骨山上出強人，
只怕無命轉回程！」
房中叫出賢妻來，
夫妻商議好安排。
雙眼流淚對妻說：
「相公吩咐砍梨木，
山中出得有強人，
只怕無命轉回程！」
娘子就對丈夫說：
「大胆寬心只管刻，
丈夫不必帶憂心，
山中有事我耽承。」
董永聽得將身出，
行一步來退一步。
董永出了有一天，
公子想把娘子纏，

輕輕行到綉房中，
輕言細語叫一聲。
娘子連忙就起身，
把做丈夫轉回門，
起眼一見傅郎君，
不覺心中打一驚。
公子走進綉房裏，
就把喜吉來提起：
「你綉花綾真果乖，
我心雙喜到此來。」
又對娘子作個揖：
「特來求個鳳水戲。」
我是傅家一大哥，
月中丹桂少嫦娥；
忙裏偷閒走一場，
金鈎要釣海龍王。
相送娘子一錠金，
意中要念我單身。
丟了綉房針莫貪，
且來歡樂一時間。
我勸娘子不必愁，
紅顏誰不愛風流？
「大哥說話少聰明，
富貴本是命生成，
豈可愛富又嫌貧？
你今快快轉回程，
我今斷不從你願，
無廉無恥畜生面！
奴是良門節婦人，
一女豈配二夫君？」
董永妻子全不照，
口中默念雷就到，
念起五方五雷神，
雷公閃閃火燒人。
閃一扯來雷就打，
傅郎幾乎把命死。
忽然之間響一聲，
霹靂打死傅郎君。
燒了眉毛與頭髮，
公子幾乎來嚇殺。
被他燒黑這邊面，
慌忙就身回頭轉。
「豈知雷公把頭空，
今日無面見江東！
不是皇天不滅我，
幾乎打得老了火！」
傅大開言出一語：
「只恐是個神仙女，
她今若不是仙女，
何能呼雷又喚雨？」
不唱公子調情事，
又唱董永山中去；
走一步來哭一聲。
皇天不負孝心人，
行到白骨山前過，
果然山上好梨木。
只有董永好大胆，
低頭來把梨木砍；
一根梨木未砍倒，
百十嘍囉來捉了。
「捉上山中見大王，
如何破壞我山場？」
得來萬物各有主，
天堂有路你不去，
地獄無門你進來！
大王知道不寬懷，
就把董永來問起：
「家住何鄉那州裏？
姓甚名誰住那鄉？
從頭直說休瞞藏。」
董永雙膝跪下地，
「大王爺爺聽道理，
我是黃州孝感人，

家鄉住在杏花村，只因母死沒棺材，將身當到傅家來，當了銀子埋母親，可憐受盡真苦情。
有個恩兄是趙黑，杏花村裏分離別，自從與他分離開，常常思繫在心懷。趙黑聽得是老弟，兩手忙忙來扯起，扯起老弟兩淚流，兄弟各自訴原由。趙黑開言問老弟：「容顏為何多憔悴？」
「只因公子要梨木，到此山中非我錯。大王若不是恩兄，幾幾無命轉回程。」二人飲酒道衷腸：「因何在此做大王？」
趙黑就對董永說：「此處地方來不得。那日行到白骨山，強盜留我不回鄉，要我山上做大王，金銀寶貝我收藏。我在山中做都督，掌管嘍囉人無數。凡是強人都怕我，五百嘍囉盡歸我。每日山中多歡悅，不覺來了幾個月。我今就把嘍囉叫，五百嘍囉盡來到，五百嘍囉聽吩咐，每人送根梨花木，一個與他送一根，一齊送到傅家門。」大王吩咐嘍囉說：「你對老爺說明白：如何要他去砍柴？幾乎無命回家來！」趙黑又對老弟表：「你到傅家少煩惱。十錠金來十錠銀，打發老弟轉回程。」董永走得到家裏，一見妻子雙流淚。老爺一見問原因，連叫幾聲：「董相公！你在外邊有何事？我在家中全不知。」晒金就對爹爹說：「哥哥要他砍梨木。白骨山上去砍柴，砍根梨木帶回來。」老爺聽得晒金表，就罵兒子：「心不好！大王不是你恩兄，你今何得轉回程？」老爺就對董永說：「有了百日三個月，夫妻堂上聽分明，二人收拾轉回程。賜你雪花銀十兩，拿得歸家做贍養。有了銀子安了家，夫妻還要作生涯。」董永聽得回一言：「三年工夫未曾完，又蒙老爺賜我銀，如何報得你恩情？」老爺說話高堂上：「今將花綾除前賬。」

夫妻上前拜四禮：「多謝老爺施恩義。多蒙老爺施恩情，何朝何日報恩人？」
「二送娘子一包棗，
拿得路上打溫飽；二送娘子好雪梨，路途止渴又充飢；
三送娘子巾和扇，拿得回家做記念；
四送娘子一雙鞋，自己親手做出來。」
夫妻收拾回家裏，難捨傅家雙流淚。將身出了傅家門，
二人路上悶沉沉。假將足小行得緩，走一步來望一望，口口聲聲喊：「等伴！」
促促緩緩一路行，一路行得到槐陰；來到槐陰樹下坐，夫妻雙雙來歇脚。「只怕在此要離別！」
懷中扯出一包棗，夫妻二人分開了，夫妻二人哭個倒。雙手扯出一把扇，拿與丈夫做記念；
慌忙扯出一個梨，一刀切破兩分離；又送丈夫一雙鞋，「是奴親手做出來。」
丈夫聽得不歡喜，
「此話因何來說起？只想同偕又到老，如何今日分開了？
夫妻剛得三個月，豈可一旦分離別？」
一根竹篙打到頭，賢妻說話沒想頭！娘子又對丈夫表：「你看池邊棲遲鳥，
母鳥飛去公鳥隨，公鳥豈肯今相離？」
丟了公鳥在池邊。」董永回言心不亂，「鶴鳥飛時同一伴，
母鳥飛去公鳥隨，公鳥豈肯今相離？」
方才說的話完了，只見母鳥飛去了，果然母鳥飛去身。
娘子將言說分明：「玉帝見你行孝義，
差奴下凡來聘你；限定夫妻一百日，百日滿了歸天位。
玉皇收我進天宮，今日拆散兩離分。」
董永扯了仙妻哭：「如何捨你歸天去？」扯了仙妻哭斷腸，
「如何舍你歸天堂？」叫聲「丈夫莫要哭，
又來再拜槐陰樹；叫得槐陰應一聲，夫妻二個又爲婚。」
董永又把槐陰叫，千叫萬聲不應了。
叫破咽喉不作聲，「如何做出啞媒人！」娘子設個脫身計；
「你去槐陰再補禮。」哄得董永哭恹恹，

「反眼不見我仙妻！」一朵祥雲捧上天，雲端裏面吐真言。董永跪了哭哀哀：「只望仙女下凡來。」

再望仙妻下凡塵，依然與我結爲婚！仙妻立在雲中講：「丈夫千萬莫思想。除非天翻地轉身，

我來與你結爲婚。幾句真言對夫說：我今懷胎三個月。若要生得是女身，將他留在月宮中；

倘若生得是男娃，依然與你送歸家。叫聲丈夫你莫氣，依然有你好嬌妻；晒金小妹是你妻，

我夫何必哭恹恹？我今事事吩咐了，騰雲馳往天庭走。」仙妻辭別上天堂，董永哭得回家鄉。

一路哭到傅家庭，老爺一見問原因：「來也雙雙去也雙，今朝何事淚汪汪？你今夫妻一路行，

如何一人打轉身？」董永就對老爺說：「說與老爺才曉得。來的妻子是仙娘，槐陰樹下上天堂。」

老爺聽得此言語，「果然他是神仙女，他今若不是神仙，花綾一晚何能完？」老爺就把晒金叫：

「拿得花綾看一到。」晒金小姐就開箱，只見箱內放毫光。花綾擺得堂前獻，般般景緻滿堂現。

百般仙女現華堂，果然織得不非常。老爺心中思想起：「不要收藏在家裏。何不拿得獻當今？

董永必定得功名。」吩咐晒金收拾行，同行一路到朝廷。忙把寶貝來取起，不覺金塔在此地。

山「萬歲」口稱「臣」，君王一見問詳情。尚書跪在金塔地，「奏與我主心歡喜：孝感縣內杏花村，

好個董永讀書人，因他母死無棺埋，將身當與小臣來。當到小臣家裏來，天差仙女結和諧。

仙女織出錦繡綾，拿得老爺堂上呈，百般景緻放毫光。」尚書開開見君王。畫虎描鳳鴛鴦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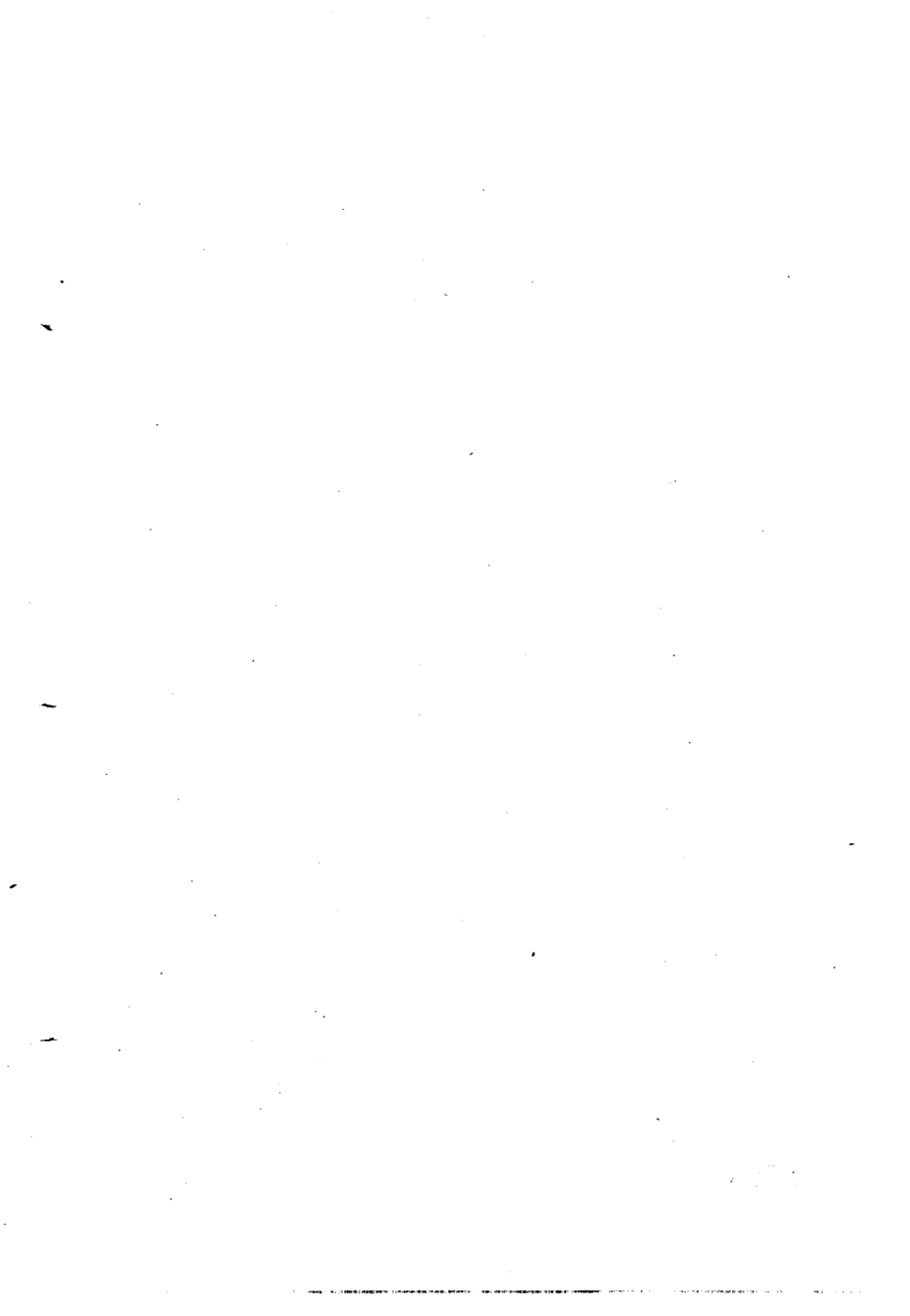
八仙飲酒哈哈笑。君王一見心歡喜，忙接董永進朝裏。董永跪在金殿中，君王賜他狀元身，

封他狀元第一名。笙簫鼓樂不離身，前呼後擁兩邊排，狀元打馬去遊街。狀元打馬去滿城，
尙書把女聘爲婚。晒金小姐招了他，一家大小享榮華。不唱狀元招親事，聽唱仙女來送子。
仙娘送子下天庭。皇都市上等夫君。站在橋頭等夫過，□□行來□□坐。□狀元打馬來過身，
我今攔在路途中。狀元吩咐看分明，兩邊喝道：「女妖精！」仙妻站在雲中罵：「大胆兒夫馬不下！」
連將「兒夫！」叫幾聲，「我今不是女妖精。頭戴烏紗手拿印，只爲花綾朝廷進；不是花綾織得精，
如何得中狀元身？槐陰樹下來分別，我說懷胎三個月。昔日結拜在槐陰，生下兒子送夫君。
昨晚生下一兒孩，騰雲駕霧下凡來，就把孩兒送與你。」董永見妻雲端裏，慌忙下馬就跪了，
「仙妻不說我不曉。我今敢不領你情？只望仙妻下凡塵，再望仙妻下凡塵，依然與我結爲婚。」
仙妻站在雲中講，叫聲：「丈夫休癡想！自從今日走一朝，多多拜上莫心焦，好生看顧我兒郎，
我兒無難又無災。我兒雖然生還小，莫把我兒當糞草。三朝五日下了天，誰人知得是神仙？」
仙妻就要進天界，董永抱兒回四拜。將兒抱得傅家中，晒金接了笑吟吟，就把仙妻說一遍：
「莫把孩兒看輕賤。雖然生得身材小，天賜仙郎真果好。十指尖尖手又長，大來是個讀書郎。
拜謝天地與仙娘，保佑兒娘壽命長。」一週二歲無關煞，三週四歲易長大，五週六歲入學堂，
七週八歲讀文章，九週十歲才學深，十一二歲得功名。今日天送一仙郎，定在朝中做棟樑，
一日三來三日九，長大成人真不醜。爺娘送他到學堂，果然讀書不非凡。學名叫做董仲舒，

朝誦文章晚讀書。
 只因他在學堂中，人人罵他「沒娘親！
 你有爺來沒有娘，如何與我共書房？」
 仲舒聽得不做聲，歸家就問「我娘親？」問得父母不回答，就請先生占一卦。
 「七月七日橋上坐，
 七位仙娘橋上過，走後一位穿紅裙，第七就是你母親。」
 不覺就是七月七，仲舒依言橋上立。
 橋上等待多時久，七個婦人同行走，第七果然穿紅裙，
 雙手扯了叫：「母親！」仙娘將言來說起：
 「這是何人教與你？我今不是你母親，快快將身轉回程。
 一對葫蘆交與你，切記送與鬼谷子。
 你到路上莫要開，牢牢緊記在心懷，倘若先生睡着了，
 拋在屋上你就跑。」仲舒聽得忙起身，
 兩步即做一步行，忙把葫蘆屋上拋，當時燒得火一焦，
 卦書得喜硯池壓，只留一點傳天下。
 仲舒當時回身轉，望見仙娘還不遠，又到橋上會母親，
 祇見仙橋不見人，仲舒只得回家裏，
 來到窗前學堂裏，他今原是天仙生，君王賜他狀元身，
 封他狀元第一名，一家大小受皇恩。
 董永行孝事果真，留在世間永傳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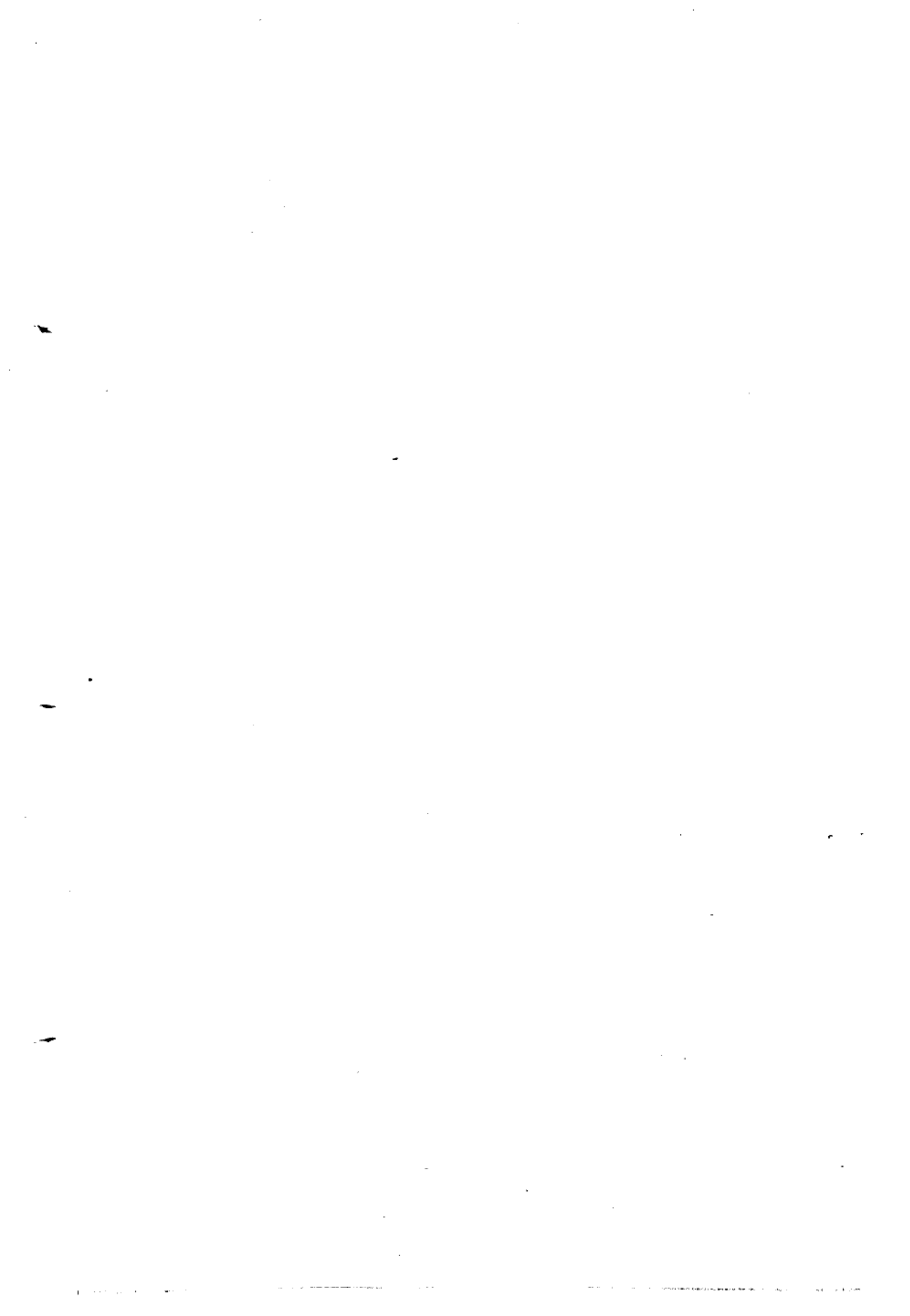
〔據清末湖南益陽頭堡姚文元堂刊本及湖南中湘九總黃三元堂〕

刊本（廣刊本題：董永行孝張七姐下凡雀（鵲）橋會）校訂。



評

講



大孝記

董永賣身

槐陰分別

高中榮歸

仙姬送子

混沌初開盤古帝，

三皇五帝治乾坤。

放下閑言且不講，

聽說唐朝新奇文。

湖廣有個黃州府，

麒麟縣內董家村。

此人名叫董精菴，

娶妻馮氏賢德人。

平生爲人多正直，

缺少香烟後代根。

話說董精菴娶妻馮氏，爲人賢德。精菴平生正直。年已半百，缺少子嗣，心中傷悲。

夫妻二人來相嘆，

不覺腮邊兩淚傾，

不想家有田和地，

不思家有金共銀，

財帛俱無猶自可，

若無兒女靠何人？

（話說後來馮氏有了身孕。）

一月胎中不知影，

二月胎中才上身，

三月胎中分男女，

四月胎中漸漸成，

五月胎中生五臟，

六月胎中長六根，

七月胎中生七竅，

八月胎中化成人，

九月胎重行難走，

十月臨盆兩下分。

話說馮氏房中生下一子，十分歡喜。精菴說道：「這個兒子有個富貴之相，取名叫做榮生。我二人年紀老邁，恐撫養不起。若是教他讀書，必有官職。奈何無有學錢！」馮氏說道：「夫君在外勤理莊稼，我在家

中餓豬續麻。積些錢米，以作讀書之費。」

精菴把兒抱在手，滿面春風喜十分。娘懷轉在爺懷內，時刻寸步罣在心。光陰不覺七年正，

精菴忽然病染身。往日有病猶自可，今日病來似水淋。熱來好似爐火烤，冷來猶如雪中冰。

精菴掉下傷心淚，「可惜孩兒未成人！」

話說精菴病體沉重，難以痊愈，就對馮氏說道：「我二人只有這個兒子，我若死後，務要將他讀書。」馮

氏聽得夫言，一場悲傷起來。

馮氏當時才聽得，刀割心肝五臟疼。「你今若還病不好，七歲孩兒靠何人？夫君一生多受苦，

衣食不能足其身。只望在世長相守，自有雲開星月明。人人說是黃連苦，夫比黃連苦十分！」

精菴聽得妻子說，「賢妻聽我說分明：那個爲人不受苦？誰人不愛百年春？只望夫妻同相守，

撫養孩兒長成人。長大靠他過日子。誰知疾病不容情？若是我身死了後，母子相守過光陰。

看顧兒子身長大，何愁富貴不榮身。」

話說董精菴對妻子囑說一番，叫聲：「賢妻呀，你夫死後，將你母子過的日子，說與我聽。」馮氏開言說：

「若你死時，我與人家紡線績麻，織布過活，撫養兒子長大成人。」精菴流淚點頭。夫妻正在談論，忽見

榮生近前，將手摸着鬍子，叫聲：「爹爹起來，引我到街上買果餅吃嗎？」那時精菴看着孩兒，面前站立，

口不能言，當時咽喉氣絕，嗚呼哀哉！

馮氏當時放聲哭，氣絕地上不還魂。頃刻一時才醒轉，扯着榮生大放聲：「只望我夫同到老，誰知中途兩下分！七歲孩兒誰撫養？丟下孤寡靠何人？」榮生一見嚎啕哭，「爹爹！連連叫幾聲。鄰人聽得榮生哭，齊來看了也淚淋。

話說鄰舍相勸馮氏：「人死不能復生。可有棺木？或買或賒，將來裝殮。其餘油米酒豆，我們盡行幫湊。看葬何處？」馮氏說道：「只有祖遺菜園一塊，將來典當以買棺木。還要留處來安厝丈夫，周圍任他耕耘。」衆人說：「既然如此，我們代你效勞。」榮生說道：「有勞衆位伯叔街鄰出力，我在這裏叩頭下禮。」衆人見得，齊聲嘆道：「七歲孺子，就能說此話，古今少有。」衆人計議，有的買棺木，有的上街買布，與他母子縫兩件孝衣。安葬已畢，各自回家去了。

馮氏獨坐甚悽慘，慟哭夫君淚兩行。思想：「世間那件好？惟有讀書教兒郎。一來知道禮和義，

二來門戶亦好當。」爲兒要讀書幾本，不知母親若何能？」馮氏聽得榮生語，「我兒此話合娘心。」

馮氏女聽此言雙目流淚，叫一聲：「我的兒細聽原因：在別家父母全你有可望，

在我家娘一人怎樣施爲？在別處教讀書知禮知義，有衣穿有飯吃不受寒飢；

今日裏你命苦父親亡故，又欠衣又少食怎度光陰！爲娘的細思想無有主意，

隨娘去問先生看來如何？上年間在他家織過些布，他雙老多賢惠肯念孤窮，

見孤兒與寡母必然看顧，我母子每年間慢把恩圖；勤績麻苦紡線以折俸米，

若學錢與油鹽餵豬紡棉。」小榮生聽見說淚如雨下，「我的母快收拾急趕前程。」

叫「榮生前面走。」娘兒同路，馮氏女自思想暗自悲啼。叫「榮生慢慢走，聽娘教你。」

若先生教讀書須要緊記，同學堂衆弟兄必要恭敬，切不可貪玩耍虛度光陰；

若讀書要明聲寫字要正，放學時路途上切莫頑混，有疑處有疑難須當要問，

兒須知你無父苦讀當勤，在路上見長者必須恭敬，有好處不枉娘費盡辛勤；

若先生叫喚時須當站定，若師父來叫動遜順婉容，恐怕我壽命短難撫你大，

我的兒！娘的話緊記在心。」他母子在路上閑談不盡，忽然間抬頭看到了館門。

話說馮氏帶了榮生來至學館，拜了師尊，一旁坐下。馮氏說道：「今日送兒來到館內攻讀詩書，還望先

生指點。先生束修，一月之內，即便奉上。」文顯說道：「你這令郎品貌非凡，會否與他取名？」馮氏說道：

「乳名榮生。」文顯說：「我與他取個書名，叫做董永。」又問：「有書否？」馮氏說：「無有紙、墨、書、筆。」

文顯說：「既無，我好與他買辦。」即時上學行禮，誦讀館中。

馮氏辭別先生去，董永含淚送出門。回身轉來攻書文，一目十行果聰明；別人寫了一篇字，

董永寫了數篇文。先生每日教他讀，無父之子特看承。讀書不到三年正，還比先生勝幾分；

人人嗟嘆董永好，人人稱贊八九聲。光陰不覺如梭快，學內攻書有五春。

話說先生叫道：「董永！你的文章超羣，大有可觀。今歲科考在邇，可去赴試科場。若有望入了黌門，豈不

美哉！」

董永聽得師父說，心中歡喜八九分，「多蒙恩師教訓我，小徒文章果賽人。縱有官職我不做，情願家中奉母親。」

話說董永說道：「師父叫我考試，只是無有路費，怎麼去得？」先生說道：「你與我帶點行李，一同前去。」董永說：「小徒回去辭別母親就來。」先生說：「你母若問路費，有我包管。速去速來。」董永別了先生，轉到家中，將赴考之事對母親說了一遍。那馮氏說道：「你才讀了幾年書，就想去考？況且無有盤費之需，怎能得去？」董永說道：「只要鞋腳。考試路費，先生說有他包管，母親不要擔心。」

馮氏聽得孩兒說，不由兩眼淚長傾。「該當母子要分別！」此時哭得好傷心。馮氏即忙來吩咐：「爲娘言語兒聽明：你同老師去赴考，起早睡遲要小心；倘若老師清閑坐，就將文章問他身，先生自然與你講，下筆之時好作文；倘若學官來問你，家鄉根由要說清，祖宗三代不可錯，從頭一一說分明。有能入學忙回轉，我在家中望你身。若還路上來行走，不可言語得罪人；看見老的稱伯父，見了年少兄長稱。」董永聽得母親說，「爲兒牢牢記在心，母親在家耐煩過，兒今辭別要起程。」董永啼哭朝外走，馮氏送兒轉回程。

却說董永辭別母親，來至學館。先生說道：「你可速備所用物件，一同上路。」師徒二人，曉行夜宿，到了黃州，投了旅店。次日參拜學師，即將保結呈上，黃州府知府轉呈學院。一連三場考畢，文字相對，學院見

了董永文章字字珠玉，心中大喜，即將董永喚至大堂，問道：「你先生姓甚名誰？」董永說：「是秀才，姓傅名文顯。」大人聽說，忙喚文顯問明情由，才知董永七歲喪父。宗師說道：「本院取了他一州七縣的案首。」

大人當時來吩咐，董永你且聽分明：「爾父早喪無人管，仗你母親教成人。匾額花紅來賜你，取了案首第一名。回去還要多發憤，日後會試進京城。」董永連忙把恩謝，歡喜學院李大人。師徒出了科場內，暫且旅店去安身。不表入學一件事，又說馮氏女佳人。

話說馮氏在家做活，聽得門外鼓樂之聲，出來問道：「你們與誰家送匾？」衆人就將董永入學，大人賜匾說了一番，馮氏滿心歡喜。打發公差去後，不料心氣病又發，忽然一交跌在地上，竟自嗚呼哀哉。

馮氏一交跌在地，心氣疼痛喪了生，死時一雙眼不閉，不見兒子不甘心。

話說衆人說道：「馮氏夫人又無疾病，怎麼跌死在地？我們與他停放在家中，派人看守。報與董永知道，等他回家來安葬。」又說鄰人去到黃州，報知董永。董永就問：「我母因何疾病？」那人說道：「一時得下暴病死了。」董永聽說母親死了，即時氣死在地。半刻甦醒，泣哭悲哀。衆人聞之，莫不傷心人也。

董永此時聽見說，花紅扯得碎紛紛，不辭學院與師父，兩脚忙忙就起身。哭聲「娘」來刀割胆，叫聲「母」來箭穿心。「我娘爲何暴病死？不等孩兒轉回程！七歲父親丟了我，母親把兒當寶珍，送兒上學攻書史，受盡飢寒在家庭；我娘苦來真正苦，還比黃連苦十分。千死萬死等兒死，

見娘一面也甘心。」

話說董永星夜回家，見了母靈，昏死在地。隣人喚醒勸道：「你母既死，不能復生，應料理棺木，殯殮才是。」董永說道：「身無分文，怎能安葬？望祈衆位暫且替我賒辦棺木衣衾，二七之後，即便賣身償還。」

衆人聽得董永說，

個個嗟嘆行孝人，

連忙與他辦棺木，

就與馮氏備衣衾；

不上一日都齊備，

各人收拾轉回程。

不言街隣歸家轉，

又說行孝董永身，

見得衆人都散了，

一人獨坐好傷心。

思量起來嚎啕哭，

口口聲聲叫「娘親」

家中又無柴合米，

叫我如何過光陰？

不如長街將身賣，

安葬娘親上山林。」

董永含淚向外走，

哭聲「母親」出了門。

頭上插了一根草，

口口只叫「賣自身」

皆因父母俱亡故，

沒有銀錢葬母親；

有人出得衣棺價，

願做鞍前馬後人。」

南街走到北街去，

遇着傅家一老人。

話說麒麟縣內有一富翁，姓傅名華。那日閒暇無事，長街得見董永自賣本身，就將根由問了一番，說道：「你要多少銀兩？」董永說：「要三十兩，才夠安葬母親。」那傅華說道：「你可隨我回家，再作道理。」

董永聽說，就隨傅華同往他家裏去。

董永來至傅家內，

雙膝跪在地埃塵。

「學生家住麒麟縣，

董家村內有家門。

父名精菴多行善，

母親馮氏老年人。

學生七歲父親死，

母親撫養費辛勤，

家貧無業難過日。

送我學堂讀書文，

苦讀寒窗五年正，

黃州入學第一名。

我母出外來觀看，

忽然暴病喪了身。

那時科場未回轉，

多虧隣人報信音，收殮家中半個月，手內無銀葬母身。這些都是真情話，並無虛言果是真。

話說傅華說道：「你要三十兩銀子也還容易，就稱三十兩銀子。」董永說：「求老爺大恩，等我三年孝滿，才來上工。」傅華說：「使不得。」夫人說：「過三年也無妨，十二三歲孩子，做得什麼活路？等他長到十五六歲才有氣力。」傅華說：「這紙不要忙寫。我且問你母親葬在何處？」董永說：「無地安葬。」傅華說：「我蔡家莊還有一穴地，只是無人點過字頭。」董永說：「既然老爺開恩，我師父會看。」傅華說：「葬母之後，要地脈錢。我且問你，有房子否？」董永說：「只好坐七八個客。」傅華說：「等我與你修立二三間房子，埋了你母親，可來算明立紙。你可去請你老師來。」董永說：「就去。」到老師家下，說此根由。師徒二人行到傅家，傅華引路三人前去看地。先生將地看了一穴，董永將他父親靈柩合葬一處。董永將母安埋了，孤孤單單好傷心。做七伏三方已畢，要到傅家把賬清，一路走一來路哭，到了傅家莊上門，進堂雙膝來跪下，「老爺奶奶！叫幾聲。」小人今日來遲了，伏乞二老放寬心。承蒙老爺大恩德，如今周全我母親，今日特來把賬算，看該多少金共銀；小人算明寫下紙，回去要守母親坟。」

話說傅華將賬目查算，便向董永說道：「蔡家莊陰地一穴，要銀二百五十兩。讓你五十兩，還該二百兩。衣棺銀三十兩，本利共該五十兩。人工、食費、修房該銀二十兩，總共該銀二百七十兩。寫下文約，以好每年行利。快快寫來！」

董永聽得傅華算，唬得汗濕胆戰驚。「我說只有三十兩，誰知二百七十銀！今生未必還得了，來世三代算不清。」

說話傅華的妻子張氏，在內聽得董永啼哭，出來就問：「員外莫非與他算多了？」傅華說道：「他葬母陰地一塊，並修坟工費，只有二百七十兩起利，也不爲多。夫人說道：「難處好救人，只好算他做工除銀，還起他甚麼利錢？我看他做不了重活路，只好在家使喚，記個賬目。」傅華說道：「寫下就是。」董永聽了，即刻寫了一張約據，交與他夫妻。傅華見寫了賣身之約，心中歡喜，說道：「你可回去看守坟墓，三年孝滿，好來上工。」

董永當時寫文約，兩眼汪汪淚長流。文約一張寫完了，交與傅翁就起身。一程來到本宅內，思想母親好傷情，日間担石砌坟墓。夜晚哭聲到天明。「在生不能孝敬母，兒在坟前守尸靈。」身上還有銀三錢，請個丹青畫真形，吃茶吃飯將母獻，夢中也在叫：「娘親！」不分晝夜只是哭，哭得天昏地不明。不知在家幾個月，忽然想起師父身。「多蒙師父看顧我，未曾上門謝過恩。」言語未完一路走，到了學堂一座門，一見師父忙下拜，兩眼不覺淚紛紛；文顯一把來扯起，「賢徒不必苦傷心，既然你母身亡故，發憤攻書望成名。」董永聽得先生說，兩眼含淚訴苦情：「自從我母身死後，功名丟在九霄雲，小徒不想名合利，要想成名萬不能。」文顯聽說回言答：「賢徒止淚聽事因，你且寬心來過日，不可過於痛傷心，恐妨茶飯吃不得，受了疾病在其身。」

三年把賬還完了，又將文字跳龍門；只要平時讀得好，定作當朝一品臣。」

文顯問道：「你該傳家銀兩，可有歸款麼？」董永說道：「已曾立下文約，只等三年孝滿，做工扣除，並無利息。」文顯說：「如此才好。」

文顯當時將言說：「賢徒你且聽原因：日後歸家勤苦作，莫讓父母灰子心。得了人家柴和米，

起早睡遲要堅心，大喊叫來小心應，言語不可得罪人。他家若有少年子，小心高上加小心，

大是大來小是小，雖然人貧志不貧。你母前曾囑咐我，叫我留心看你身。雖是徒弟有幾十，

平生不愛富貴人；富貴自視眼睛大，不把爲師放在心，多少富人不知道，誤了子弟好青春，

你哄他來他哄你，要想文章做不成。早晚間時將書讀，書中一字值千金；自古朱門生餓殍，

從來白屋出公卿。我今不過比你聽，賢徒牢牢記在心。」董永當時回言道：「忘了師言是畜生。」

含淚雙膝來跪地，辭別師父就行程。回家見靈又哭起，叫聲：「母親聽兒明，爲兒去見師父面，

丟下我娘冷清清。」如今三年孝已滿，書中只有半時辰。要到傅家把工掙，收拾行李忙起程。

話說董永忽然想起傅家明日上工。次日，將茶飯供獻母親，辭別隣舍。行至槐陰樹下，天氣炎熱，在樹下

歇涼。又將馮氏真容掛起，董永痛哭一場，昏死在地。玉帝叫千里眼、順風耳觀看下方有何事？千里眼、順

風耳回奏：「乃董永而今母親身死，無錢安葬，將身賣與傅華。三年孝滿，要去還賬，今哭死在槐陰樹

下。」玉帝聽奏，「他一人難還此賬。傅華財心甚緊，董永葬一母親，他就勒寫二百七十兩文約，速命七

仙姑下凡，與董永爲妻做工還賬。還明之日，宣你上天。」仙姑說：「凡間世情眼淺，又不知傅華要做何工？還怕人心不正。」玉帝說：「如有不正，你叫雷火一聲，卽速來了。如有難做工夫，賜你沉香，拿來焚起，你六個姐姐下凡幫做。不得違誤，速去！」

仙姑領了玉帝旨，下了南天九道門，五色祥雲來駕起，只聽風聲不見人，落下雲頭朝前看，槐陰樹在面前存。

話說仙姑來至槐陰樹下，只見董永臥在地下，昏迷不醒，卽用手扶起。董永甦醒過來，見一位姑娘站在面前，問道：「大姐到此何事？」仙姑說道：「我是你的妻子，姓張，名大姑。從前你的父母曾與我的父母有秦晉之約。至今爹娘亡故了，無所倚靠，特來會你的。」董永回言：「男女成婚，須要三媒六證。」仙姑說：「就將槐陰樹爲媒。」董永說：「只要你叫得應。」仙姑將手一指，果然就應了三聲。董永說道：「如此，我二人就將槐陰樹爲媒，當天一拜，結爲夫妻。」正是：良緣由夙締，佳偶自天成。

二人此時來拜下，
拜謝天地結爲婚，
一拜天地同父母，
二拜槐陰作媒人，
三拜虛空來爲證，
夫妻到老永不分。

話說董永到槐陰樹下，他夫妻二人成親之後，董永問道：「倘若去到傅家做工，有人盤問，如何是好？」仙姑回道：「奴自有主意。」此時路上閒談，不覺到了傅家門首。見有一個管家，大門口坐定，董永上前施禮說道：「有勞大叔與我通報，說董永來上工做活。」此時傅華在鄰舍赴席未回，兩個兒子在家。傅

大聽得管家之言，卽喚董永進內。他弟兄見一位姑娘隨後，就問董永：「你從前賣身之時，是個單身，並無妻室，如今又有妻子，從實說來！」

傅大當時將言說，便把「董永」叫一聲。「當初我家將你買，原說家中未結親。刁拐人民良家女，

你是遠條犯法人。你不從實一一說，送你衙門受官刑。」說話好似春雷吼，唬得董永難出聲。

仙姑聽得如此話，尊聲：「大爺聽知聞。」

却說仙姑回言說道：「傅大相公，不必過於驚唬，聽奴從實說來。」

傅大聽得佳人語，滿面春風笑吟吟。「娘子快把來由說，免得我們犯疑心；非關說話這斗胆，

刁拐良女罪不輕。」仙姑此時把話訴，叫聲相公聽分明。「論我家來難盡述，表得名來上得書。

父極至貴母至厚，天地同年共不朽。排行我是第七妹，三歲許與董郎夫。聞聽夫今賣你府，

才與董郎拜花燭。同來貴府把賬補，並非者也與之乎。」

傅大聽仙姑口伶舌辯，無言回答，只得吩咐管家取出茶飯，給他們吃，好去上工。

傅大心內暗思想：「好個俊俏女佳人！眉如新月生得好，杏眼秋波動人心，唇如塗硃牙似玉，

全身都似粉裝成；走動恰似風擺柳，還比西施勝幾分。董永雖然身貧賤，容顏面貌長得清，

異日若是有好處，一對夫妻愛死人。」傅大歎了多一會，肚內思量八九分：「我若得他爲妻子，

不枉人間走一程。要想同她把話說，只恐傍人笑我身。」

傅大嗟嘆了一會，心生一計，將董永喚至一旁，說道：「我想你賣在我家做工除銀，何日才還得清這項銀兩？依我，將你妻子改嫁與我，除銷前賬，格外與你紋銀二百兩，以作聘禮。」仙姑聽得，回說：「他有心要討我，取紙筆來開個財禮單。」

仙姑將筆拏在手，字字行行寫得清：「若要算我爲妻子，依我單目就得成。七兩太陽八兩月，

三兩清風四兩雲，天上玉皇來下定，王母娘娘娶親人，四揭諦神來抬轎，回車馬要太白星：

珍珠瑪瑙要百斗，千根龍鬚吊彩綾，龍肝鳳胆裝禮盒，千兩金來萬兩銀，千斤豬腿八百肘，

少了一斤也不成，抬禮人夫四十萬，傅家送到董家門，車馬豬頭一百二，海寬酒壺一百瓶；

綾羅緞疋不要短，傅家牽到董家村，還要幾疋好錦緞，蘇州拉到杭州城。」禮單寫完方才了，

叫他拏去看分明；傅大將軍來查看，唬得渾身戰兢兢，「這些禮物何處有？要想成親萬不能！」

傅大見了禮單，吃了一驚。正在愁悶之間，管家報道：「老爺回來了。」傅大出來，見了爹爹，就將董永前後之事，說了一遍。傅華說：「他從前賣身之時，並無妻室；今日必定是刁拐來的。等我問他，便知其中之故。」

傅華此時將言說，「大胆奴才！罵幾聲。」從前並無親和眷，今日又有一妻身。胆敢刁拐良家女，你是違條犯法人。好好一一從頭說，免得堂前受苦刑。」

話說仙姑見問，走到堂前，拜了一拜，說道：「老爺息怒，聽奴告稟：董永死了父母，賣身你家，也是沒可奈

何。奴既與他配合，料他一人難還你賬，所以同來幫他做工。如何打得！」

仙姑便來開言說：「老爺在上聽原因：高山打鼓名聲大，海內栽花根又深，要知我的根由事，聽我從頭說根生。父姓張來母姓李，天地同年日月生。所生我們七姊妹。三歲定在董家門。他今一人難還賬，故此奴家到來臨。又聞老爺多恩德，才到貴府做工成。倘若將賬還清了，依然回到董家村。這些都是真情話，並無虛言件件真。」

話說傅華自想道：「這個女子倒會說話。」問她：「針黹會不會？」仙姑說：「不會豈可同來？」傅華說：「與我二老做兩雙壽鞋。」仙姑回言：「這個不難。」傅華聽得，就吩咐女兒賽金，將針綫材料拏來，交與仙姑。賽金說道：「何時做齊？」仙姑說道：「明日辰早就有。」傅華聽得，說道：「慢工出細活，一夜焉能做得起？」仙姑說道：「口說無憑，做出便見。」說罷，進了廂房，將信香焚起，請得衆家姐妹下凡，幫做壽鞋。

一炷信香忙焚起，驚動天宮女釵裙，六個仙姑齊下降，各人幫做那稍停，不過一時並三刻，鞋子做工已完成。男鞋九龍來戲水，女鞋鴛鴦對麒麟，六個姐姐回天去，不覺到了次日晨。仙姑將鞋拏進去，員外二老吃一驚，一家大小都來看，果然做得愛煞人。婆婆媳婦爭着看，一天到黑看不盈。夫人說是「做得好」，女工針黹實有能。姑嫂三人睡不着，夢中也在看鞋工。却說傅華說道：「將鞋拏在後面收藏。張大姐，你每日在我家績麻紡綫，董永在外幫工，做重活路。」夫

人說道：「看你妻面，從今以後不要叫老爺，叫恩父恩母，叫我么女叫妹妹。你耐煩教她針黹。」仙姑說：「粗針大綫，不堪教人。」員外又問：「張大姐，可會織綢緞否？」仙姑回言：「來時不知有此活路，未帶機扣。」傅華說道：「傢具都是有的。」就叫管家稱絲二十斤遞與仙姑，說：「要多少日子？」傅華又說：「績絲紡綫，不過二月；如歇天不過三月織起。」仙姑說：「與人做除工銀，今日做明日起才除得銀兩，豈有三月才織起兩疋緞子之理？」傅華說：「不要說笑。」仙姑說：「我從不說笑。且問這是什麼時候？」傅華說：「酉時。」仙姑說：「明日辰時交緞。」傅華說：「等我么女一同去學學，二來幫做，有何不可？」仙姑說：「也使得。」進了房門，叫丈夫今夜在別處歇宿。「么妹在此，出入不便。」到晚來，仙姑將手在賽金臉上一抹，賽金就睡熟了。就將信香焚起，頃刻六個姐姐又下天來。仙姑說：「傅家要織兩疋緞子，故此又勞衆位姐姐。」衆姐姐問：「定時辰否？」仙姑說：「定明天辰時。」「既然如此，要千變萬化才織得起。績絲紡綫，大家一同作來。」

一班仙姑齊動手，績絲紡綫不住停，提縱檢花做故事，八仙過海顯奇能，脚踏行條十二路，手扳神樞織花名，十根絨線雲中走，手提梭子來織成，一織龍來龍現爪，二織虎來虎翻身，三織蛟龍來戲水，四織獅子並麒麟，五織牡丹花一朵，六織梭羅樹一根，七織天上星和月，八織五子鎮乾坤，九織梭波門兩扇，十織童子拜觀音，一更織得二更轉，二更織來轉三更，三更織得交四鼓，四更織到打五更，看看五更天明了，緞子織得十分明，六位仙姑各歸位，

仍回南天九道門。

話說六個姐姐各回天宮。仙姑將緞子送至傅華房內，他二老觀看，吃了一驚。就問女兒賽金：「如何織法？」賽金答說：「我那時已睡熟了。」員外打開緞子一看，上面天字號、地字號、國字號……真正人間罕有之物，乃天上降來之品，此事果真怪哉！

傅華夫妻接在手，喜在眉梢樂在心。打開緞子仔細看，仔細從頭看分明。織起玉皇張大帝，九天聖母李夫人，又有仙史兩邊站，日月二宮左右分，上面織起梭羅樹，二十八宿并星辰，三十三天分宇宙，多少天將并天神，南斗六星都織起，北斗七星照乾坤。看了緞子天字號，曉得傅華戰兢兢。傅華又看國字號，從頭一一看得真。十重皇宮都織起，文武官員兩邊分，三千綵女織得好，八百姣娥在中心，三十六宮都織起，七十二院甚分明。古聖先賢都織起，四海龍王現真形，又織靈山佛世尊，八仙聚會崑崙地，山河社稷甚分明；又織觀音南海岸，金童玉女兩邊分，四大名山都織起，五湖四海甚分明；右邊有座彌勒佛，十八羅漢左右分，十三布政高上現，南北二京甚分明。傅華看了這些錦，曉得魂不粘其身。看完之時將言說，叫聲：「賢妻聽原因，眼內無珠不識寶，誰知大姐是仙人。」二人嗟嘆多一會，趙家趕馬又來臨。

話說趙家會親請酒，大馬來接，傅華夫婦去了。傅大與傅二見爹媽不在家中，叫董永上山打柴。董永去

了，二人走進機房。「那織機的張大姐，這幾天你織機紡綫苦了，到我房中去耍耍。」仙姑聽得大怒，口中念念有詞，霎時雷火交加，朝他弟兄身上打來。唬得二人抱頭掩面而逃。那傅大說道：「這個丫頭倒還有些神通。從今以後，不要同他說笑話。」光陰迅速，時辰易過，不覺三年已滿。傅華那日對董永說道：「而今帳目還清，老漢將賣約還你。」又叫賽金女兒，取銀子五十兩，「你夫妻拏去，亦好度日。」不表傅家之事。再說玉帝靈霄傳旨，即差星官鄧天君召七仙姑歸天。鄧天君來至虛空，宣讀玉旨。仙姑說道：「回奏父王，限我三日，即便歸天。」鄧天君聞話，繳旨去了。

仙姑兩眼雙流淚，「三年夫妻兩下分！你若早來得相會，若是來遲我起身，你單身來我獨自，當初不該下天門。也是爲你有孝道，才差奴家結成親。」仙姑話言說未盡，董永行步進大門。

却說仙姑說道：「夫君呀，你怎麼去這幾天才回來？」董永回言道：「田多了，收割不完。」仙姑說道：「若再兩天不回，夫妻不得相會。」董永說道：「不成話！」仙姑說道：「傅家還賣約，交銀五十兩，叫我們夫妻回去。二來鄧天君宣召回宮，限定三日，而今奴要別你上天去了。」

董永聽得仙姑說，兩淚汪汪往下傾。「可憐替我還了帳，豈肯一旦兩離分？你的恩情何日報，叫我何日丟得心？如今又要來分別，當初不該下天門。若還你今歸天去，丟我世間怎爲人！」

話說仙姑說道：「我來不過因你行孝，父王差我下凡，替你還帳。過得三年，你就是個狀元，那傅華定然招你爲婿。等我去與賽金說明。」就轉至賽金房內，對賽金說：「賢妹呀，那董永日後必然顯貴，賢妹與

他有夫妻之分。」賽金回言道：「董永在我家賣過身，恐怕父母不肯，又恐旁人恥笑。」仙姑說：「你是有德、有容、有福，不可錯過。」說完，即刻辭別傅員外、夫人並小姐，全家大小，各自回家了。

董永夫妻來分別，辭了傅家就起身，在路行程來得快，槐陰樹在面前存；有一石頭在樹下，

董永讓坐與妻身。仙姑言道：「一人坐。」將石打破兩邊分；今日石頭拆開了，不久夫妻要分身。

而今又來槐陰下，來時成雙去單行。仙姑此時將言說：「丈夫你且聽原因；值年功曹也來了，

月值功曹降來臨。諸廟百神都下降，左邊站的鄧天君。天上神人都在此，肉眼凡胎怎知情？」

董永說：「你在夢裏說話。」仙姑說：「不是夢話，乃是真正實話。」

仙姑拈住董永手，難捨夫妻兩離分。「每日說我凡間女，那知你妻天上人？我是玉皇親生女，

廣寒宮內女仙人，父王見你行孝道，差奴與你結爲婚。同你傅家去還帳，三年工滿上天庭。

你在凡間休想我，奴今別你上天庭。「董永聽了妻子話，兩眼汪汪淚濕襟。「只說夫妻長相守，

誰知今日兩下分！彈打鴛鴦兩失散，來時成雙去孤身。世間萬般哀苦事，莫若別死與離生。」

董永哭到傷心處，「賢妻聽我說原因；若還你今上天去，丟下爲夫好傷情。從今不見賢妻面，

懸樑高掛一條繩！」

話說仙姑說道：「當初我夫妻在此，槐陰樹叫應爲媒，而今你若叫得應，我就不去。」董永說：「我也不叫。」仙姑說：「我二人同上土台一拜。」董永說：「我也不拜。」仙姑解下羅裙，望空而去。董永抬頭不

見仙姑氣死在地。鄧天君說道：「董永昏死槐陰樹下，仙姑你要轉來喚醒再走。」仙姑聽說，即刻降落樹下，喚醒董永起來，說道：「奴不去了。」董永忽聽仙姑說是不去，即便起來。夫妻二人挽手慟哭不已，難以分離，其情真是慘然。

仙姑轉到槐陰樹，「丈夫聽我說原因，不得與你長相伴，玉皇宣我上天門，倘若我今還不去，違犯天條罪不輕。」

七仙姑向前來良言苦勸，

叫：「丈夫，你今日聽說根生，

不是奴今日裏丟你回去，

玉皇旨天書至怎敢留停？

奴今日辭別你難割難捨，

有四值並功曹都降凡間，

鄧天君和衆神前來宣我，

違了時誤了刻其罪不輕。

你爲何就氣死魂魄不轉？

莫癡心和妄想心要放寬。

賽金妹我實話對她說了，

她日後必定是與你爲婚，

她才是你妻子百年偕老，

配合你來相伴永不離分。

玉帝差奴下凡與你配合，

同你去到傅家做工還銀，

今日裏那傅家將紙退出，

你而今勿憂慮只攻書文，

這就是實情話你心化解。」

那董永聽見說大放悲聲，

「想我妻在傅家勤織紡綫，

織綢緞與綾羅勞心費神。

是我身何日裏將你報答？

替還帳用了心那時忘恩？

心思想那老天全不開眼，

不能等我妻來享福幾春。」

一路說只啼哭淚洒不盡，

那仙姑如刀割難捨分身。

董永拉住妻子手，仙姑大哭放悲聲。與你成婚三年整，至今有孕在其身，若是生下是女子，留在天宮伴奴身；倘若生的是男子，取名仲舒送夫君；我來凡間送兒子，夫妻相會又重親。今日夫妻來分手，吟詩一首便起身：「昨日清風透胆寒，佳人落了一釵環，不知落在何人手，昨日成雙今日單。有人要把釵環配，新舊原來不一般，老天他不全仁義，要得成雙難上難！」仙姑吟罷心傷痛，夫妻恩情重如山，今朝此時來分別，割斷紅絨線一根；各人掉頭來分散，要得成雙萬不能。仙姑哭往天宮去，董永哭在地中心。夫妻雙雙拆散了，槐陰樹下又分身。不表仙姑上天去，虛空來了太白星。站立雲端聲聲叫：「董永你今聽原因：你今不要哀哀哭，狀元不久到你身，快快回去將書讀，不可耽誤好青春。」董永抬起頭來看，望空拜謝衆神靈。拭乾眼淚朝前走，不覺到了學館門。

話說董永來至學館，見了先生。文顯問道：「賢徒，你在傅家，帳目可曾還清？」董永說道：「我一人難得還清。自前年辭了先生，行至槐陰樹下，仙女與我成婚，同至傅家傭工做活，將此項銀兩還清。今至槐陰樹下，仍然回天宮去了。今帶來鞋一雙，銀五兩，孝敬老師。」文顯說道：「鞋子收了。如今京城考試將近，銀兩你作路費，擇定吉日起程；若得高中，豈不美哉？」

文顯接得鞋在手，故事奇文看不盈。做起二龍來戲水，又有鳳凰去穿林，做起馬走海水上，又做鯉魚跳龍門。「果然是個天仙女，而今世上也難尋！」文顯又往室內走，叫聲：「女兒你且聽：

這雙鞋子拏去看，做得故事果然精！
母女二人拏在手，一天到黑看不盈。
看見此鞋卽見人，董永說是天仙女，話不虛傳果是真。
此鞋果然做得好！

文顯收拾茶飯與他吃。文顯不問別的，只問書中之事。

文顯又來將言勸，叫聲：「賢徒！你且聽：做工還帳不得讀，
京城不久要考文。」董永聽得回言說：

「老師在上聽分明：詩書閒時也在讀，文章還是記在心。
既是京城將考試，要到京城走一巡。

倘若僥倖來中了，不枉男兒立志誠。忙將行李來收拾，
卽刻拜別老師尊。文顯一手來扶起，

但願此去中頭名。

有董永聽師說前來拜別，尊一聲：「我師父，難報深恩！」

想我母送小徒與師教訓，

蒙我師盡心教果然成名，到黃州來送考頭名案首，

有院師賜花紅遊散精神。

那宗師賜母匾吹打送去，我母親一見了跌死埃塵，

三寸氣喉中斷魂飛魄散。

有鄰人來報信細說真情，那時間聽得說功名不要，

急忙忙奔回家那廟前經，

奈家貧無銀錢將身來賣，到傅家得衣棺葬了母親，

在槐陰遇仙女成爲婚配，

去傅家同做活還了帳銀，滿三年那傅華將紙揭出，

行來在槐陰樹下各分。

我今日到此來望師教訓，我師父說考試就要起身，

想師恩難答報恩深似海，

教讀書改文章費力勞心，倘小徒到京城祖宗默蔭，

那時間得了第才報師恩。」

那先生見董永說話苦景，

眼流淚，叫：「賢徒，細聽原因。」

行孝人天保佑狀元及第，

到京城必高中金榜題名。」

叫家中忙收拾茶和酒飯，

「與他吃，好行路要趕前程。」

有文顯手執瓶將酒奉勸，

「飲三杯饒行酒去必高中。」

那董永謝師父吉利之酒，

吃了酒忙拜別即便登程。

行一里去一程桃花酒店，

行來到熱鬧市杏花之村，

一路上向前行悽悽楚楚，

孤單單宿旅店正堪愁人。

言不盡在途中走了一日，

忽然間抬頭看到了京城。

望城牆高數丈周圍似雪，

看堞口起祥雲白亮如銀，

「人人說京城好果然不假，

今日來看見了果是真情。

走長街行短巷穿紅着綠，

有經紀和商賈人亂紛紛，

生藥舖、熟藥店門門相對，

那茶坊並酒肆處處相連，

東家女、西家娘梳妝打扮，

街坊上好子弟勤讀書文，

大街上人來往好似穿線，

買的買賣的賣只聽聲音，

銀匠店、鐵匠爐風箱響亮，

有鹽行與布店只是秤銀，

木匠舖使大斧喧天震地，

見差役提犯人怎肯留停？」

城中景看不盡往前行走，

金烏墜玉兔升百鳥歸林。

董永來在京城內，只見日落又黃昏，

無心觀看城中景，

要尋招商旅店門。

來在旅店忙施禮：

「主人在上你是聽。」

話說董永進了旅店，施禮已畢。那店主姓李名梅，見得是個窮儒，便有不悅之意，問道：「客人可是投宿

的「董永說：「正是。」李梅又道：「我店考試人多，相公可投別處去住罷。」彼時董永回言：「只要一榻之地，就可安身。」不表二人之事。又說李梅的妻子姚氏，觀看來人體格端方，相貌超羣，就留董永歇宿，說道：「相公休怪，這是拙夫之錯。不嫌我店狹小，請相公就在此處住了，何必又往別處去住呢？」

姚氏此時將言說：「丈夫作事大不仁。雖然一身穿得醜，他的相貌果超羣。眼內無珠不識寶，那知相公是貴人？」海深蛟龍不見爪，真佛如何就現身？莫把相公看輕了，今科必中狀元身。」

話說姚氏說道：「是我丈夫不會說話。相公可曾喫飯麼？」董永說：「前面已用過了。只要亮燈一盞，好去客房安歇。」董永睡下，蚊蟲、蚊蚤叮咬不過，見得側邊有磨子一架，就去磨子上睡了。

一夜無話，明天亮，又說來朝次日晨，次日起身來伺候，尊聲相公你當聽：「你今住在我店內，

打聽何日考選文。粗茶淡飯休煩惱，言語得罪莫記心。」董永聽得回言說：「從來總不怪他人。

五湖四海皆兄弟，因為功名到店門，還有幾天負累你，考過自然謝你恩。」日落西山夜黃昏，

不覺來朝天又明，五更三點主登殿，聚集滿朝武共文。大主考官左丞相，副主考官是翰林，

十八房官皆御史，十三科道同點名。考官坐在科場內，出題曉諭衆才能：「有志得登龍虎榜，

青雲獨步永標名。」

話說衆士子進了科場，三場考畢，夜掛皇榜。店主李梅見了，報與董永說道：「恭喜狀元高中頭名！」董永全不在意，只說：「無有此事。你家的磨子，我也睡不得了。」姚氏忙來說道：「狀元公念他是個愚夫，

不要同他一般見識。」正言之間，報子遍街尋問：「新科狀元歇在那店內？」李梅答道：「歇在小店。」一連三次，都已賞號去了。姚氏又向丈夫說道：「你是愛穿綢緞的客人，若不是你妻子留他在此，倘或另投別店，焉有白銀二十四兩，還免得三年糧差？都被別人所得，那時節你才悔之晚矣。」

李梅聽得妻子說，點頭無言不做聲，只恨自己見識淺，眼內無珠不識人，幸虧妻子多賢慧，不然得罪狀元身。不言店主稱讚事，再說傅家別有因。傅大兄弟人兩個，也進京城去考文；

二人觀看龍虎榜，狀元就是董永身！慌忙尋至李梅店，拜見董永一個人。二人此時忙施禮；

「恭喜賀喜！」幾十聲。董永只當不曉得，幾句閒話便起身。傅大便問：「張大姐，在家清吉若何能？」

董永聽說這句話，眼中流淚落紛紛。「同來你家還了帳，轉回槐陰樹下分。眼今別我歸天去，

孤身獨自我一人。」傅大弟兄聽見說，董永說完潸一驚。「果然是個仙姬女，幸喜不會使虧心！」

傅大展轉將言說：「我家舍妹未許人，不嫌她的容貌醜，寒食與你結朱陳。」董永聽說稱：「不敢！

我在你家姊妹稱，又受令尊大恩德，此事怎敢亂胡行！」

却說傅大弟兄說道：「你姓董，我姓傅，舍妹與你年紀相當，父母只生他一個么女，還有六七百銀子以作陪奩，此是美事，何必推阻？」董永說道：「如此多蒙雅愛，依允就是。」傅大聽說，滿心歡喜。又道：「狀元在京，還有兩月，等我們回去，將舍妹送來。」董永回答：「候我上殿謝恩，看選那處官職，自然來接。」說罷，各自回家去了。傅大說：「我們快回去，恐怕父母將么妹另許人戶。」

弟兄二人來收拾，急急忙忙走如雲，三天拏來兩天走，兩天當作一天行，在路行程來得快，到了自家宅院門。弟兄來至家庭內，父子家人說事因。傅華此時將言問：「新科狀元那裏人？他的年紀有多少？」又問：「人品是怎生？」傅大弟兄忙回答：「爹爹在上聽稟明：要問狀元名和姓，就是當年董永身。」傅華聽得兒子說，忽然心中着一驚。那知他今有好處？就該女兒許他身！不言父子閒談論，又表閨中女佳人。賽金房中聽得說，笑在眉頭喜在心。當初仙姑向我講，她說董永是貴人，而今他的身榮貴，未知何日結良姻。」

却說傅華說道：「你們何不將妹子許他爲妻？」傅大兄弟回言道：「是孩兒們大胆，已將么妹許配他。專候聖旨，即要擇日成婚。」不提傅家之事，且說唐太宗聖旨傳下：「新科狀元欽賜宮花御酒，跨馬遊街三日，誇耀新貴。」欽哉，謝恩。

董永領了萬歲旨，俯伏金塔謝皇恩，拜了二十單四拜，出了朝陽五道門，來至京城遊街市，人人爭看狀元身；軍民人等都來看，「好個狀元姓董人」，大街小巷人稱羨，少年登科逞才能。遊街三日方才了，金殿之上見聖君。

話說董永遊街三日已畢，金殿繳旨。萬歲說道：「今有湖南黃州府，愛卿前往上任轉民。俟有勤慎，另爲加陞。欽此。」聖上退殿，羣臣各回府宅不題。單表朝中一位大臣，姓趙名京善，官居宰相之職，看見新科狀元少年美貌，心中大喜。就請至相府，飲酒之間，說道：「老夫有一小女，名曰金定，情願許配狀元爲

妻。」董永回道：「學生已有原配，恐朝廷降罪。」闍老說道：「老夫官居一品，也不低。如今乃黃道吉日，就此良辰成親。」正是：彩筆喜題紅葉句，華堂欣誦采蘋章。

董永聽得如此話，上天入地皆無門，口中不言心內想：「今日活活害死人！只說請我是吃酒，誰知進了是非門？要想辭了狀元職，又枉吾母苦用心。」不表董永爲難事，再說金定巧梳粧。打散三尺絲青髮，梳起黃龍三翻身，十根金釵明亮亮，一對金環亮錚錚，身穿大紅團花襖，八幅羅裙繫在身，汗巾綉帶分左右，幾個丫鬢隨後跟。堂前喜燭雙雙點，蜜蜂圍住粉團心，狀元小姐來交拜，拜天拜地拜神靈。二人交拜方才畢，闍老夫妻喜在心，殺豬宰羊謝天地，百官恭賀滿府門。不表趙家結親事，再說傅家門內人。傅華坐在家中想，憂掛狀元在京城，「恐怕朝中來招贅，家家豈少玉美人？」想罷之時將言說：「父子明日就起身。」在路行程表不盡，到了京都一座城。

話說傅華父子到了京城訪問，知道狀元另娶，心上大怒，就去在吏部，與文選司商議奉奏朝廷。天子傳旨：「傅賽金仍受誥命，趙金定爲次，同到黃州管民。欽哉，謝恩。」

狀元謝恩心歡喜，等到來日就起身。趙爺夫人親來送，陪奩金銀和寶珍，二十四抬綢和緞，六甲神香緊隨身。在路行程來得快，到了黃州府內存。上任已畢忙吩咐：「差役人等聽分明：本府今日要闋廟，即刻伺候就行程。」不表狀元去闋廟，再表仙姑一段情。仙姑回到天宮去，

光陰荏苒容易過，懷胎十月生一子，眉清目秀天仙根。廣寒宮內難撫養，來至殿前奏聖君。

「當初父王欽差我，下凡配合董永身，與他成親三年整，身懷六甲降了生。天宮難撫此孩子，

故奏父王得知情。」玉皇靈霄開金口：「皇兒！連連叫幾聲，「你今生了小孩子，快快將他送董門；

限定三日速回轉，不可耽延久住停。」仙姑領了玉皇旨，轉下南天九道門，雲頭飄飄來得快，

黃州府在面前存。撥開雲頭觀仔細，降落十字大街心，正遇狀元來閱廟，仙姑向前叫一聲；

董永一見妻子到，猶如遇見寶和珍。

董永一見妻子仙姑，放聲大哭，將轎付與妻子乘坐，回至府內。仙姑說道：「要接養金妹過府，妻將大事

付託於她。」

狀元聽得妻子說，連忙就叫：「趙夫人！忙忙備辦花轎子，旗羅傘扇色色新，去到傅家將帖下，

你說本府來接親。」衙役領了老爺命，即忙打馬往前行，正行之間抬頭看，傅家門在面前存。

衙役進內忙通報，傅華聽見喜十分，就叫女兒來收拾，週身上下換衣衿。

傅養金聽得說連忙打扮，巧梳妝來收拾要作新人。青銅鏡來掛起前後觀看，

象牙梳拏在手梳就烏雲，前梳起盤龍髻游龍入水，後梳就似燕尾真是愛人，

左挽起楫花翹盡善盡美，右挽起水波雲日月相映。內穿起白綾綢翠綠大襖，

外穿着錦綉衣賽過觀音。衆梅香來伺候輕移近側，到堂前參祖先，拜謝神恩，